

金牛河

JIN NIU HE

杨剑龙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金牛河

JIN NIU HE

杨剑龙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牛河 / 杨剑龙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5396 - 2999 - 5

I. 金… II. 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8622 号

金牛河

杨剑龙 著

责任编辑:裴善明 沈喜阳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新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 × 1000 1/16

印 张:14.5

字 数:200,000

印 数:5,000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2999 - 5

定 价: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金牛河与金牛镇	1
二、牛汉国	5
三、麻大哥	8
四、大老李	10
五、宋海清	12
六、姜阿翠	16
七、况家祠堂	19
八、河滩晨雾	22
九、黄书记	25
十、姜疯子	28
十一、江老师	31
十二、江富贵	33
十三、金牛岭	36
十四、表嫂	38
十五、趟口	41
十六、梅梅和婷婷	45
十七、小张	48
十八、木根	51
十九、丧事	54
二十、货郎	57

二十一、狗崽·····	60
二十二、麒麟峰·····	63
二十三、女人啊女人·····	67
二十四、遗憾无穷·····	69
二十五、号叫·····	71
二十六、炸鱼·····	73
二十七、开排·····	77
二十八、感慨·····	80
二十九、生路·····	85
三十、黑夜·····	87
三十一、察言观色·····	89
三十二、大雨·····	92
三十三、走出山林·····	96
三十四、同病相怜·····	99
三十五、破“四旧”·····	102
三十六、时机·····	104
三十七、五步蛇·····	106
三十八、守夜·····	109
三十九、偷桃子·····	113
四十、推心置腹·····	116
四十一、生命搏斗·····	120
四十二、寻找·····	122
四十三、守株待兔·····	125
四十四、古戏台上·····	128
四十五、女兵体检·····	132
四十六、哭泣·····	137
四十七、回家·····	140
四十八、寻访·····	142
四十九、骆驼背·····	145



五十、赶羊	147
五十一、侄女	149
五十二、冤家路窄	152
五十三、吴春花	156
五十四、李阿娇	159
五十五、丽莉与小宋	161
五十六、蛤蟆坡	163
五十七、龙洞	165
五十八、相亲	168
五十九、窥浴	171
六十、起草	173
六十一、烧香	175
六十二、出嫁	178
六十三、婚礼	180
六十四、酒宴	183
六十五、繁衍	186
六十六、道别	189
六十七、电影	191
六十八、昏睡	193
六十九、夜长梦多	195
七十、世界	198
七十一、恶报	200
七十二、燕窝崖	202
七十三、辞别	204
七十四、回娘家	206
七十五、命运	208
七十六、洪水	210
七十七、饮酒	214
七十八、月夜	217

七十九、起哄	220
八十、金牛河	222
跋	225



一、金牛河与金牛镇

登上金牛岭蜿蜒的山道，金牛河清澈的河水在青翠山崖间流淌，如一条翠绿的碧玉带缠绕在连绵的金牛岭的山麓，金牛岭连绵高耸的山峰郁郁葱葱，云雾在山峰之巅飘动缭绕。在靠近小小金牛镇的河道中间，躺着一大块褐色巨石，远远望去，如一头巨型水牛，那弯弯的犄角，那肥大的臀部，那仰天的鼻翼，都显示出这头巨型水牯的威猛。最奇特的是这石牯身后的那一堆堆圆石，褐色的一摊摊就如同这水牯刚刚拉下的牛屎。

初到金牛镇的人们，大多会站在这山道上，望着这头大石牯，为这奇特的景致所吸引，金牛镇上的老人们常常捋着胡须向初到这儿的人们讲述有关这石牯的故事：这石牯原先是太上老君的坐骑，在天上千载已得道成仙，但是这坐骑却尘心未泯，尤其对玉皇大帝身边的一个侍女有爱慕之意。他总乘太上老君忙于炼丹之际，摇身变成一翩翩少年偷偷地去会那侍女。那侍女本不乐意，后见这厮心诚，且模样也甚好，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这对男女慑于天庭的禁忌，不敢明目张胆地聚首，总是偷偷摸摸地约会。后为了能够长期厮守在一处，并可以做一对明明白白的夫妻，他们决定双双逃出天庭。当他俩乘朦胧夜色携手逃离天庭之时，却为太上老君发现，即刻报告玉皇大帝派天兵追赶捉拿。那侍女款款脚步行走不快，先为天兵擒住。那坐骑却回复真身，匆匆往人间仓皇出逃。太上老君气急败坏，以拂尘对准坐骑出逃处一拂，口中念念有词，这坐骑即刻变成一堆巨石坠落人间，这畜生出逃时来不及排泄的粪便，也就在一瞬间排出在臀后。这巨石就成为金牛镇一景，被称为金牛石，这条河也就被称为金牛河，这小镇也就被称为金牛镇了。

金牛镇俗称西头镇，为该县的最西头，解放后开辟的机耕道一直修到此

地山脚为止，这里的木料、竹子、桐油、药材、香菇、竹笋等山货，以往基本是从水路的木筏、竹筏运出山的。解放以后修了机耕道，大部分山货可以用汽车运出山，但一部分山货依然走水路。大概因为这里为机耕道西面的尽头，相对而言这里的交通有些不便，仍然保持着山区的淳朴民风。在金牛岭上，一条蜿蜒的山路仍然成为山民们生活的必由之路。知青小宋喜欢写诗，曾经写了一首题为《山路》的诗：

不知何时砌就了这古老的石阶

层层叠叠从小镇盘到村前

年年岁岁挑下草药山货

岁岁年年担上布匹油盐

烂了，多少双草鞋金色的梦

破了，多少副铁肩石样的碾

呵，蜿蜒山路，一条沉重的河流

呵，山路蜿蜒，一支生活的主弦

金牛镇虽然是一个镇，但是这个依山傍水的小镇，只不过有一个药铺、一家理发铺、一家铁匠铺、一个小饭铺、一个小百货店、一个小茶馆、一个机米铺、一家粮站。平时不赶墟时，小镇显得比较冷清，除了机米铺机米的柴油机“嘭嘭嘭”地响着，铁匠铺的铁砧上铁锤“叮叮当当”地唱着，河埠头堂客们洗衣棒槌“噼噼啪啪”地闹着，那药铺、理发铺、百货店的顾客常常只是三三两两的。就是粮站，除了交公粮时热闹一番外，平时到粮站买米的只是附近林站的职工而已。那粮站门口两边斑驳的土墙上，分别用石灰醒目地写着“农业学大寨”、“要斗私批修”的大标语。在小镇傍河的青石板路上，常常可以见到一个身穿满是油垢的中山装的疯子，蓬松的长发、杂乱的胡须、呆滞的眼神，鼻梁上架着落了一块镜片的眼镜，一脚高一脚低地在青石板路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去走过来，口中喃喃地重复念叨着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话语：“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原先是金牛镇完全小学校



长的他，因为几年前被批斗遭殴打而精神失常，便也成了这小镇的一景。小镇有一座简易木桥，通往金牛河的对岸，窄窄的桥面仅仅容两个人过河，牵牛过河必须小心翼翼，对面的人必须等牛过桥后，才能上桥，不然就有被牛蹭下河的危险。发洪水时，这桥常常会被冲垮，桥板桥墩都用竹麻系着，等上涨的河水退去后，金牛镇人就会拖起桥板、桥墩，再次将桥搭起。

逢五逢十的赶墟，使这小镇上热闹了许多，山民们纷纷将自家打的草鞋、编的斗笠、养的鸡鸭等拿来卖，种的蔬菜、摘下的柑橘等也会摆在小镇石板路的两旁，甚至外乡的小商贩、当地的货郎也会拿来一些新奇的货物，女人头上戴的头饰、剪指甲的指甲钳、挂钥匙的圈圈，总引来山村堂客们的注意，她们会拿起来在手上久久把玩，却因为荷包里拿不出几个钱，终于放下了，有时还仍然会驻足在小摊前，盯着她们所喜欢的物品，就是走了，往往还回头再看一眼想买而买不起的物品。

小镇上最惹眼的是铁匠况仁山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况铁匠的堂客生这对双胞胎时难产去世，铁匠独自承担了抚养这一双女儿的职责。这一双女儿长得水灵灵的，圆圆的脸庞、明亮的双眸、小巧的嘴唇、甜甜的笑靥，现在出落得成为小镇上的两朵并蒂莲，十六岁的她们已经可以帮助父亲做事了，除了到公社中学读书外，星期天她们常常帮助父亲打铁，一左一右擎着铁锤，在父亲的指点下一锤一锤地锤打着通红的铁块，锤打成一把把镰刀、一柄柄柴刀、一把把排斧。也许自小在铁匠铺长大，对于铁匠活耳熟能详，她们打起铁来虎虎生风，并不比崽崽子差，通红的炉火、通红的铁块，映着她们红彤彤的脸膛，衬着铁匠黝黑的脸庞、黑漆漆的铁匠房，她们俩就显得格外娇媚，且柔中有刚，这成为山村小镇的一个景观。

山民们的生活依然以自耕自足为主，种几分自留地的蔬菜，养几只鸡，喂几头猪，自留地的蔬菜为自家吃菜，养鸡是为了吃蛋，喂猪则为了换钱。杀猪吃肉必须是逢年过节，而且大多数肉猪杀了自己吃一点点，一般仅仅是打打牙祭而已，大多数人家将肉卖了，换成几块士林蓝布，换成平时的油盐。就是留下一挂肉，大多也挂在灶前的烟火处，让烟熏得黄黄的、香香的，等到有客人来时，拿下来切一块，再细细地切成片，或炖蛋，或炒笋，显示山里人的好客，自己却常常舍不得吃。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金牛镇附近的山民们就依靠这山这水度日，山上虽然有田，但这梯田上种的水稻、栽的茶油树和桐油树，基本上只能满足山民们食用的粮油。山上最重要的是竹木了，山民们上山伐倒以后，扎成竹筏、木排，顺着水路运出山。金牛岭的山民们会水的不多，因此在金牛河上做排工的甚少，不少外乡汉子就来到金牛河上撑排，牛汉国就是这样的外乡汉子，他是这条金牛河上响当当的一把篙。



二、牛汉国

牛汉国高高的个头，嘴角有点往上翘，显示出性格的倔犟与果断，两眼炯炯有神，似乎能够一眼就看到人的心里，坚挺的鼻梁、黝黑的皮肤，都显示出他独特的性格。他站在头排上，有力的两手握紧了竹篙，接连狠狠地猛撑了几篙后，他又将竹篙对准山崖壁上撑去，以免竹排撞上石壁，他对二排上的小张吼道：“撑起来！撑起来！”

在湍急的河流中，冲向崖壁的竹排，避开了被撞碎的危险，前后相连的五个竹排斗，顺流向下游轰隆隆而去。

就要到金牛镇了，这里的水势比较平稳了，已经望得见那石牯的身影了。牛汉国的浓眉舒展了，他松了口气，对矮墩墩的小张说：“小张，你到前头来。”

牛汉国让小张在头排上撑着，自己点起一支烟，叼在嘴角，蹲在竹排边上，褪下裤子，露出白亮亮的屁股解起大手来，引来一些鱼儿在竹排边上追逐吞食。

从这儿到金牛镇只有大约十五分钟的水路了，牛汉国准备到金牛镇后，在小饭铺里弄几个菜、喝几口酒。他悠闲地在行走得比较平稳的竹排边解手，一边抽着烟，一边嘴里哼着经他改编过的歌曲《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革命成功每人来一个……”这歌声在苍翠的山崖间回响，在清澈的水面上回荡，惊起了水边几只觅食的白色鸟儿，扑棱棱地拍翅飞起，在河两岸翠绿笔立山崖的一条蓝天里，划出了一道优美的白色弧线。

牛汉国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战场上他是志愿军的侦察连长，他曾经率领一个尖刀班战士，深入敌后出生入死抓住一个敌方的舌头，为志愿军入

朝后的第二次战役的战略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情报,因此他获得军部的嘉奖,奖品是一只旧的劳力士手表。侦察连的战士大多胆大心细,但是又大多不拘小节。他们私下里改编革命歌曲,他们弄来酒躲在房间里狂饮。一次,牛汉国驾驶着刚缴获来的美国吉普车兜风,因为车速过快,被志愿军交通监督拦住。喝了点儿酒的牛汉国恼羞成怒,竟将这交通监督一把拖进吉普车,风驰电掣猛地开出了五公里多,一直开到十分荒凉冷落的地方,才将他撵下车,让他自己走着回去,以至于这交通监督后来看见他开车,再也不敢管了。

抗美援朝战争后,牛汉国与许多战士被派遣到北大荒办军垦农场。记得当时王震司令员欢送他们时热情洋溢地说:“同志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精英,党将最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你们,你们绝不能辜负党对你们的期望。北大荒是一块流油的土地,你们是去捧金饭碗的!”牛汉国被委派当了北大荒一个军垦农场的场长,率领着这些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们战天斗地。在“大跃进”的浮夸风中,赶超英美大放“卫星”,农场的指导员虚报亩产,虽然当时牛汉国极力反对,但是不能阻止这种全国上下头脑发昏的举动,终于酿成了公粮上缴之后农场口粮的危机,以至于到春上农场数百位老战士饥肠辘辘,面临着被饿死的威胁。牛汉国愁眉不展,他看着这些在枪林弹雨中一起走过来的战士们忍饥挨饿,他斟酌再三决定打开种子仓,先活命要紧。他将种子分给了战士们吃,因此而犯了大错,被关了禁闭。在被关禁闭的两个月里,每天只给他三两米的稀饭,饿得这个一米八的大汉头昏眼花。看守从心底里感激他救了许多濒临饿死的战士,有时偷偷地塞一个馒头给他。被放出来后,牛汉国将他在朝鲜战场得到的奖品——那只劳力士手表,送给了看守。后来,王震司令员亲自来农场处理牛汉国的问题,大跃进的浮躁已经受到了批评,牛汉国被无罪释放,他离开了农场,回到了自己江苏老家。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人提起了这件事情,他受到了审查与批斗,流落到此地,开始了他的放排生涯。他练就了一身娴熟的放排技巧,再险的河滩、再恶的水道,他都能够顺顺当当地通过,他成了这条河道上响当当的一把篙。他的豁达大度,他的讲义气、有人情,使他成为这条水道上颇有名望的排工头。

牛汉国用河里的水抹了抹屁眼,慢悠悠地系上了裤子,将背着一个军用水壶打开,喝了两口灌在壶中的白酒,疲惫中感到浑身舒坦,他不禁想起



今天中午到金牛镇的小饭馆炒几个什么菜，想起了小饭馆老板娘那楚楚动人的笑容和白皙的脸盘。他回头望了望后面麻大哥撑的那挂排正过了那个险滩，悠然地往下游而来，牛汉国对在排头撑着的小张说：“小张，快撑几篙，老子肚子饿了。”

麻大哥，三。

三、麻大哥

听见前面牛汉国在竹排上唱着“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的歌，后面一挂竹排上的麻大哥笑了，一张麻脸上的一粒粒麻子也绽开了，他也扯开了沙哑的嗓门吼起了小调：“鸭嘴没有鸡嘴圆，鸡嘴没有妹嘴甜；八月十五亲个嘴，九月重阳还在甜……”

后排上的小孙情不自禁地咧开嘴笑了，年轻的他双手横篙气沉丹田，憋足了气打了个“呕荷”，这声音就在这山水间缭绕、回荡。山里人在山里做事，山深林密，深浅难测，常常以打“呕荷”向人打招呼。

麻大哥本名丁永泉，湖北人，因为小时候出天花，落下了一脸的麻点，使他原本并不丑陋的脸盘坑坑洼洼的，他有时对着一面小圆镜照着自己，心里暗暗嘀咕，责怪他父母没有细心地照料好小时候的他，以致给他脸上留下了终生遗憾。这一脸麻子，使人们往往忘却了他的本名，麻大哥的称呼显得十分自然亲切，甚至有人以为他本来就姓麻，用山村人带有敬意的“老”字打头，称他为“老麻”，他也只能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人们常常有这种说法：“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大概就是说湖北人的精明，这种将一个地方的人一网打尽的贬义说法极不可取，但是用在麻大哥身上倒也差不多。

麻大哥自小在湖北农村长大，虽然父母都是本分老实的泥腿子，但是在麻大哥身上总有着一种精明不满现状的个性，他看透了一辈子在泥地里劳作不会有出息，他总盘算着如何弄钱，如何离开穷困的农村。大概是他的麻脸使他从小就常常处于被人忽视，甚至受人歧视的境地，就养成了他的敏于观察、善于思考的特点，他对于美丽与丑陋有着十分敏锐的判断，村上谁家的女子长得漂亮，哪个部位长得如何，他都能一板一眼地道来，乡间哪个婆娘长得丑陋，他也会条分缕析地说出。他甚至还给村里的几个丑婆娘一一



取了个浑名，村长的婆娘眉角上有个铜钱大的疤，他给安上了个“罗汉钱”的浑名；村支书的媳妇没有胸脯，他给取了个“机耕道”的外号；村小体育课女老师的门牙长得突出，他给送上个“推土机”的浑名；杂货店老板娘的一对乳房过于肥大，他给弄了个“威虎山”的外号。这些称谓传到这些女人的耳朵里，她们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又口说无凭抓不到他的把柄，奈何不了他。

那年麻大哥离开家乡有他的无奈。他对村长的女儿小灵有了好感。因为村长的关系，小灵中学毕业回乡后根本没有下过一天农田，在大队部的小卖部站柜台，麻大哥常常去那儿买香烟，在那儿与小灵聊天。麻大哥虽然脸丑、眼睛小，嘴却甜，小卖部没有顾客的时候，小灵一个人也怪寂寞的，有甜甜的嘴皮子的麻大哥与她聊天她也不反对，一来二去的他们俩居然好上了，就偷偷地在月下的祠堂后约会。后来传到村长的耳朵里，他反对女儿与麻大哥的交往，村长的婆娘“罗汉钱”还找到麻大哥，当面威胁说如果他再去找小灵，她会找人打断他的腿。麻大哥仍然偷偷地与小灵约会，只不过更隐蔽罢了。一天在祠堂后的草堆旁，小灵流着眼泪说她的父母坚决反对，咱们还是分手吧，小灵的眼里露出一种悲哀与无奈。她告诉麻大哥在他们分手前，她决定把她的身体给他。就在那月下的草堆上，麻大哥与小灵是流着泪完成了他们俩第一次的皮肉接触，这也成为他们俩最后的约会。

与小灵在祠堂前告别后，小灵去了小卖部值班，麻大哥越想越气，他去找村长当面理论。来到村长家，村长不在，只有村长的婆娘“罗汉钱”一个人在厨房里洗碗。看到麻大哥，“罗汉钱”的脸拉得老长老长，话语带着侮辱的口气，说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再来找咱们家小灵，看我不撕破你这张麻脸。这使本来就怒气冲冲的麻大哥更加火上浇油，他顺手就抄起厨房里的一把菜刀，那婆娘一见举起的菜刀张嘴就要叫喊，却猛然间晕了过去，恶向胆上生的麻大哥居然放下菜刀，就将这婆娘奸污了。他匆匆地离开了故乡四处流浪，后来就到了这地方撑起排来。

望着前面就到了的金牛镇，麻大哥轻松地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朝天吐出了一个烟圈，并向后面一挂排上的大老李打了个“呕荷”，让他们的排赶上来。

四、大老李

大老李回了一声“呕荷”，将竹篙紧撑了几篙，竹排便风驰电掣般地顺流而下。

大老李本名李岳峰，因为在排工中年岁较长、个头又高，就被人称为大老李了。大老李原来在江苏盐城老家小镇上开一个杂货店，卖牙刷、牙膏、火柴、肥皂、电池等日用品，妻子守店卖货，大老李进货，由于他精明会算计，杂货店的生意一直不错。春上就卖雨衣雨伞，夏天就卖冷饮汗衫，秋季就卖风衣外套，冬天就卖围脖手套，春节前卖鞭炮焰火，中秋节前卖月饼花生，他还常常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去进货，杂货店常常花样翻新，成为远近不少顾客常常喜欢光顾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爆发，大老李成为镇上被批斗的主要对象，一是因为他家的成分是地主，二是说他开杂货店走资本主义道路。揭发出来的材料说他的父亲是在土改时期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因为抗拒土地改革而被镇压。“文革”开始以后，在镇上的批斗会上，大老李成为“地富反坏右”的代表，他常常成为批斗“走资派”的陪斗对象，造反派揪批镇长时他陪斗，造反派揪批镇妇女主任时也拿他陪斗，以致他一见到红色就犯怵，一听到口号声就心慌。杂货店被造反派封了，断了家里生活的来源，大老李原本高大的个头变得佝偻了，在镇上他变得直不起腰来了，他向一切人点头哈腰阿谀奉承。他被勒令打扫镇上的街道，每天清晨，他的身影便出现在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高高的个头、长长的扫帚成为镇上街景之一，如果街道上有任何地方没有打扫干净，他就会挨造反派的拳打脚踢，甚至连镇上造反派头目上小学的儿子小狗子，走过他身边也唾他一脸唾沫、踢他一脚，真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吗？他表面上唯唯诺诺，心里却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冲上去掐